

话说“岁寒三友”

徐国平

前不久，家中露台上的梅花开了，挺秀的梅枝上挂满盛开的花朵，像冬天里的一把火，红艳艳的一片，点缀得露台生机盎然。抬头闻去，一阵清淡的幽香沁入肺腑，令人陶醉。

这两株梅花花色粉红，花形娇媚，很有韵味。梅树树干虬曲嶙峋，枝条横斜疏瘦，有一种饱经沧桑的阳刚之美。梅花迎着严寒破蕊怒放，开在百花之先，卓尔不群，显示了它高洁坚强的品格。

露台上还有盆栽五针松、罗汉松数棵，落地紫竹数十枝。这数棵松树原种植于溪口镇三十六湾村的深山中，种植专业户将其上盆并精心栽培多年。我选中它们，是因为这几盆松树盆景造型古朴苍劲，那盘龙卧虬般的枝干、苍翠的松针，有一种特别的美感，给露台增添了典雅、茂盛的景象。松树苍翠挺拔，四季常青，人们多用它来象征坚贞不屈和高风亮节。长在露台一角的竹子是紫竹，紫竹耐寒耐阴，对气候适应性强，对土壤的要求也不高。露台中仅二三十

厘米的土层，它仍长得枝繁叶茂，生机勃勃。

古来松竹梅被并称为“岁寒三友”，这出自宋朝诗人林景熙的《王云梅舍记》：“即其居累土为山，种梅百本，与乔松修篁为岁寒友。”由于松竹梅均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畏严寒的高洁风格，历代文人墨客多以“寒岁三友”为题，或吟诗作赋，或泼墨挥毫言志抒情。最负盛名的咏松古诗有南北朝范云的“修条拂层汉，密叶障天浔。凌风知劲节，负雪见贞心”。赞颂竹子的有脍炙人口的清郑板桥的“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。千磨万击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诗句。咏梅的有小学语文课学生必背的北宋王安石的诗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。据传北宋大文豪苏轼被贬至黄州时，他开垦出一块荒地，种上松竹梅。在田边筑起一间小屋，在屋子四壁画上雪花，取名为东坡雪堂。当黄州知州到东坡雪堂看望他，见其居所冷清萧瑟，问他是不是太冷清了，苏东坡指着窗外的松竹梅，大笑道：“风泉两部乐，松竹三益

友。”他的“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”的诗句也广为后人传颂。

由于松竹梅既有不畏严寒的相同习性，又有坚贞不屈的共性特征，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寄物抒情，也有不少诗词、文章赞颂“岁寒三友”，以表达自己的理想和对精神境界的追求。毛泽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《卜算子·咏梅》：“风雨送春归，飞雪迎春到。已是悬崖百丈冰，犹有花枝俏。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。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。”塑造了梅花俊美而坚忍不拔的形象，以真挚的情感写尽梅花的傲骨，鼓励人们要有威武不屈的精神和革命到底的乐观主义精神。我在初中语文课中读过老一辈革命家陶铸写的富有教育意义的散文《松树的风格》，文章教导青年既要有太阳那样的宽阔胸襟，又要有松树那样的坚贞风格；既要关心政治，又要努力掌握科学技术知识。记得当年学了这篇文章后，我还写了读书笔记。革命烈士方志敏曾以五言绝句“雪压竹头低，低下欲沾泥。一朝红日起，依旧与天齐”言志抒怀，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对

敌人的凶残无所畏惧，相信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，读来感人肺腑，激励人心。

“岁寒三友”虽然生命力强，比一般花木好养护。但也离不开阳光、土壤和水，如不用心护理，遇到极端天气也会枯败。2018年夏遭遇50多天高温干旱，由于浇水不及时，露台上的一盆五针松脱水枯死，部分紫竹也有枯萎现象。去年夏天又遇同样流火铄金天气，我汲取往年教训，每天给露台上的花木补水，“岁寒三友”和园内其他花木顺利过夏。

我的一位挚友有丰富的花木养护经验，不时会帮我给松树盆景整姿修型，给紫竹和花梅疏理松土。从他那里，我也学了点养护知识，有暇时给花木浇水修枝、施肥去杂草。我感受到养花木如做人，花木浇水多了要烂根，少了要干枯，施肥过了会“烧死”。做人也是这样，既要勤劳用心，不能有疏忽，又要把握好度，适可而止，不急不躁。

“凌霜侵树芳依旧，杂冷参园色自新；酒向严冬香袭夜，人间忽报一枝春。”立春已过，寒意将过，“岁寒三友”犹青春，桃柳初绽的清艳和芳香定更显娇媚温柔。

火中取桔

南慕容

祖父的晚年，患了严重的气管炎，喜欢在火塘边煨桔子吃。火塘就在灶厨的一角，用几块灰砖砌成，更多的时候用来烧水。祖父有一只从不离身的紫泥茶壶，产自景德镇，细口大肚，造型古朴，平日喝茶也不另用茶杯，只把细细的壶嘴对准喉咙。天冷的时候，祖父可以在火塘边坐一整日，当他偏首轻抿，用舌尖撇去茶叶碎末，空气中浮动着惬意愉悦的声响，日子就在这细水长流的时光里倾斜过去了。

祖父家青砖黛瓦、简朴宁静，但冬天有了火塘就不一样。除了烧水，可以往火塘里煨年糕、青团、鸡蛋吃。家中往来着慕“火”而来的街坊邻居，有些是祖父的棋友，有些根本不在同一个辈分上，专门来蹭一点火塘的温度。他们大多时候不会空手而来，放下几个冻得硬邦邦的土豆或者一捆柴，说话的底气就上来了。天寒路冻，他们刚在火塘边坐下时，还是一副瑟瑟发抖的样子，双手在火塘上翻覆，湿冷的棉袄上青烟蒸腾，等手心手背都烤暖了，眼神里泛出一种鲜活的光彩，祖父就会从火堆里扒拉出一个个黑球状的东西，拂去上面的焦灰，掰开粗粝的表皮，一股清冽的香气扑面而来。

“嘿，还有桔子吃。”
“煨过后，虽说有一股焦味，但没有了酸涩，暖胃啊！”火塘边氤氲着煨桔子的芬芳，一时间烤火的人们忘记了说话，那噼啪作响的是柴禾在火中扭动身躯，那窸窣窣的声音是唇齿卷走枯瓣温暖的汁水。

童年的我不知晓祖父吃煨桔子，并非出于口腹之欲，而是信奉煨过的桔子能镇咳祛痰，缓解他气管炎的症状。我至今记得他气管炎发作时的情景：猛烈地咳嗽使沧桑的老脸涨得通红，胸膛急遽起伏着，气流掀动白胡子，一道道皱纹仿佛要飞上天空，吃了强效的药，费了好大劲，才把一口浓痰咳出。医生告诫此药副作用极大，仅做急救，平时还是不吃为好。他听信了煨桔子的土方，秋风劲吹时，就开始买进几麻袋的桔子，也不知用了什么样的贮存方法，一百多斤的桔子可以一直吃到年后，鲜有腐烂掉的，只是越到后面，桔皮的水分收缩干涸，颜色也由黄转红继而变褐色，看上去粗糙如长满老年斑的蜷缩的拳头。

每次看到我进来，祖父就会递过来一只桔子——煨过的桔子表皮坑坑洼洼，正如他布满斑点的手——我恍觉那桔子是长在他枯瘦的手指上，带着火焰的味道。他替我拂去焦灰，剥皮，不厌其烦地撕去桔瓣间的丝瓤：“现在不烫了，在吃之前先用这个桔子暖暖手。”

我并不喜欢煨桔子浓重的焦糊味——就算没煨过，我也不喜欢。家乡盛产桔子，皮厚肉糙，口感酸涩，但这也许就是水果天然本真的味道，不似现在改良后糖分增加了很多，皮薄如纸。

几乎是条件反射般地，我缩回了手，眼神里充满了抗拒，祖父也不生气，颤巍巍地从口袋里掏出几张毛票：“去供销社买桔子罐头吃吧。”

在物质并不丰裕的年代，老街上的孩子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常吃到罐头食品。祖父过度的溺爱 and 微薄的退休金保证了我在这方面的充足供应，唯一让他感到不满的是我总喜欢跟几个堂妹分享，而他希望家里的人看不出他对我的偏心。

在火塘边暖手聊天的邻居们见我在大冬天津津有味地吃糖水桔子，复杂的眼神也不知是羡慕还是排斥。“这是要冻坏肚子的，还是你爷爷的煨桔子好。”

“小孩是纯阳之体，大冷天喝点冰的没事。”祖父乐呵呵地看着我吃完了罐头里的桔子，把剩下的糖水一饮而尽，这真是神奇的体验，熊熊火光映在我脸上，两颊发烫，汗水从额头涔涔而下，但肚子里充盈着甜蜜冰冷的汁水，冰与火在我的身体里拉锯。这时，有人拿着棋盘进来了，缠着要跟祖父下一盘。但祖父愧疚地看了我一眼——自从那次父母上夜班因为他下棋过于着迷，在落棋的时候顺便带倒了旁边滚烫的水壶，旁观的我肋骨留下几个铜钱大小的伤疤后——他便不在我面前下棋。小镇卫生院竟然没有医治烫伤的药，他半夜敲开邻居的门，求得一盆仙人掌，用捣烂的嫩茎汁液敷在我的伤口上。那盆没用完的仙人掌后来茁壮成长，蹿到了几米高，在他去世多年后依然在院子里栉风沐雨。

除了那一晚救孙心切有如神助竟然可以放开拐杖独自步行去卫生院，我童年时对他的大部分印象就是坐在

火塘边那把古老的藤椅上，怀抱着更加古老的紫泥水壶，用一根火钳拨弄着火光中的桔子。他迟缓、孱弱，平时不喜走动，也不像老街上那些退休的老人喜欢侍弄院子里的花草，除了帮祖母翻晒窗台上的桔皮——他用桔皮泡茶，也在煮好的肉汤中用腌制后的桔皮提香增色。

动荡年代的流离失所和过于繁重的体力劳动几乎耗干了他的精力，让他晚年的身体变得过于苍老和衰败。操劳了大半辈子，岁月对他的回报却异常丰厚，他艰辛哺育的五个儿女中竟然“工商学农兵”全都齐了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，他光荣地当选了好几届县人大代表。当暮色来临，围着火塘吃着桔子，年糕聊天的人也陆陆续续地离开，属于他的安详的时光才真正到来。晚餐时他照例要饮一杯大兴安岭支边的小叔寄过来的虎骨酒，佐餐的下酒菜通常是炖得松软的猪蹄，小姑送的半导体收音机里播放着戏曲或走书。他总要在藤椅上眯一会眼，直到火塘的余烬没有了一丝温度，才恋恋不舍地移步卧榻。

虽然家中有火塘，但家人都忙着各自的事，一家人围炉说话的机会却很少。我印象深刻的只有两次，一次是小叔从黑龙江回来，祖母托人在附近相好了对象，把几个子女召集在一起，商量结婚事宜。媒人拿来了定亲用的红鸡蛋，大家就在火塘边煨红鸡蛋吃。那天我受了点风寒，有点微微咳嗽，烤了一会火，感觉好多了。祖父一直想让我吃一回煨桔子的，埋怨咳嗽糖浆其实不是很甜，还让我在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黑不溜秋的疙瘩中选择一个——我知道其中必有一个是煨桔子，但在我的认知中，鸡蛋是椭圆形的，我就选择了相对更符合鸡蛋外观的一个——结果适得其反，我不知道为何桔子中混进了椭圆形的家伙，但它的确是桔子。头一次见我完整地吃下一个煨桔子，祖父开怀大笑，仿佛他预见到了我的晚年，他的气管炎和煨桔子得到了传承。他得意洋洋地揭晓另一个疙瘩，那是一个被裹上了桔皮的鸡蛋，在我印象中他平日里总是严肃的，下棋时如果对手悔棋就会立刻翻脸，但这一次，他孩子气了一回。

“看来父亲气色很好啊，虽然有慢性气管炎，但不是什么厉害的病。”出门的时候，我听见从宁波过来的姑姑说。

“这也许就是返老还童吧。”大家临走的时候，手中都拿了一个煨桔子。从我懂事起，祖父就是这副衰老的模样，衰老得只能一次次坐在火塘边，煨桔子。如果没有火，他可能过不去每一个冬天；如果没有煨桔子，他可能会在某一个寒风四起的夜里让一场突如其来哮喘夺走生命。煨桔子抚慰了他的晚年，但真正的衰老却以另一种方式不可抗拒的到来，然而就有了我记忆中的第二次围炉夜话。

在我刚上初中时，祖父的咳嗽更厉害了，手哆嗦着几乎钳不住火中的桔子，他经常会有一些意识混乱的行为，直到有一次把煤油当成了白酒，而他衰败的味觉竟然尝不出，过了好久才从嘴里吐出来，我们悲哀地明白一件事：他的时日无多了。

那是春节过后湿冷的一天，熄灭了一个冬天的火塘重又燃旺，作为长子的父亲把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。姑妈把祖父从病榻扶到藤椅上坐下，他不说话，清癯虚弱的脸上跳动着一朵朵幽昧的火光，他微笑着看着满堂儿孙，似乎在畅想盛极衰荣的场面，最后目光落到我的身上，颤抖着说：“帮爷爷煨一个桔子吧。”

那一天气氛庄严，像是祖父的人生告别仪式，他在交代一些他的身后事，比如存折，丧席上要来的人，最重要的是要在坟前栽两棵桔子树。他并不忌讳“死”的话题：“大床里被子不要盖太多，地下热；要让瞎客吃得好一点，参糊羹用的黄鱼胶可以早点去准备了。”他说话时，气息微弱，桔子水顺着嘴角蜿蜒而下。

祖父去世后，我们在他的坟前栽下两棵桔子树。桔子树易活，几年后就长到了三米高，但我们从来没采摘过，也不知道味道如何。他懂一点堪舆，坟地是他亲自选定的，在一座很高的山上，要走很长的山路，每年我们只有在清明的时候才去祭扫一次。有一年清明，山风吹落了供桌上作为祭品的几个桔子，桔子滚落在坟前的燃烧的箔纸堆里，姑姑说：“给你吃煨桔子了，气管炎就会好得快一点。”

祖父去世已有三十年，大概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了煨桔子的味道，但在我的脑海中，他仍在火中取桔，一次次，替我们拂去桔皮上的焦灰。



红梅绽放 郭宏尉 摄

母亲请客记

裘七曜

年前天气不错，母亲的心情也不错，她絮叨着说过了年自己就八十八岁了，趁着还会动，决定自己做菜请客。农历十二月廿七，她早早地把那些在冰箱里“冬眠”的鱼啊、鸡啊等全部“赶”出来，争取用一天的时间让那些旷日持久的“冻物”自己融化，鲜活起来。

第二天下午，也就是廿八下午，她忙碌起来：洗肉、剖鱼，洗锅、烧火。热气氤氲，香气扑鼻。我说，客人一般在正月初二后才过来，这么早把菜弄熟了，过了几天，这菜还有味道吗？趁热吃，趁早吃，那才新鲜有味。母亲说，没关系的，我有办法。我看到母亲把鱼肉分别放在篮子里，盖了一块干净的白布，搁放在门口的晒衣架上，又自言自语着：现在农村里的猫也过上了“好生活”，应该不会来偷吃吧。过一会儿她又说，放在门口空气流通，天又冷，一个星期不会坏的。

其实，会不会变质我们最清楚。曾记小时候家里农历十二月廿七煮熟的“珍馐美饌”到正月十

外还在桌子上，更长的要放到清明前后，只不过隔三差五地在锅里热一下。味道已经不是原来的味道，有点像泥土的味道，但还是津津有味地抢着吃，在那个物力维艰的年代。

正月初一早上，我还在睡懒觉，老母亲就来敲门。“追问”他们来不来？我说从今天起雨丝霏霏，估计不会来吧。

偏巧同村的三姐来母亲处小坐。三姐说，即使来了客人也没有有什么关系，就去我家吃饭吧。母亲说，那不行，来了客人我想自己招待，我已经八十八岁，明年不在人世还真说不准，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招待客人了。我朝母亲笑笑，又向三姐使使眼色——母亲年纪大了，随母亲吧。再说，母亲也有自己的理由。

到了晚上，表弟打电话过来。他大概喝了点酒，声音有点气壮山河，他笑嘻嘻地大声说着：“新年好。然后又问，明天家里有没有客人来，如果有，我们一家也来，凑个热闹。”我说好的好的，热烈欢迎。

打电话给弟弟，弟弟说明天来。又问二姐，二姐有点犹豫，说

这两天啊，太烦人了，又说家里的“跟屁虫”两个小孙子太调皮了。我说二姐你一定得来，你来了，母亲就踏实了，母亲还指望你帮她炒菜呢。二姐笑笑，没吭声，但明显地感觉到二姐有点偷乐。

第二天一大早，就接到二姐的电话。她说我们决定来，又叫我告诉母亲，他们买了不少菜，母亲无须动手，好好休息就可以了。可母亲不这样想，听说他们都要来，脸上的表情像风中的树梢立马轻盈活泼起来，她激动着、“慌乱”着，厨房里来来回回，又给我下了几道“旨意”：赶紧把家里最大的一张圆台面搬出来拭擦干净，快去拔点芹菜过来弄个芹菜炒肉片……我如神行太保戴宗似的马不停蹄，在老母亲面前只能没脾气。

春天姗姗来迟，家里的客人也姗姗来迟。都九点多了，老母亲不知翘首了多少次，还未见到他们来临。可老母亲已经忙活了一个多小时，桌上的菜已“层峦叠嶂”。

母亲说，打电话催催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未见人影，菜都凉了。打电话给弟，弟说已经出发

了，十点以后肯定到。二姐说，已在半路，快到了。

终于看到了车子，二姐的两个小孙子一下车就熟门熟路地沿着溪边飞奔而来，他俩穿着大红羽绒服，白白净净，虎头虎脑，煞是可爱。

表弟一家三口来了，因为疫情，几年不见，他们家那个娇声娇气的“小不点”已出落成一个个漂漂亮亮、斯斯文文的中学生了。弟弟一家三口也来了……母亲居住的院子霎时热闹起来。

母亲笑吟吟地拉着一个又一个亲人的手，用深邃而又浑浊的眼睛仔细端详着，嘘寒问暖，看着他们在岁月里像一棵棵小树苗悠悠地长高长壮，并撑起各自的一方蓝天。母亲欣慰着甘之如飴。

母亲忙碌着，还想亲自给我们端茶。我说，“妈菜炒好以后，您吆喝一下就可，我来端，万一您摔倒了，那麻烦可大了。”可母亲还是蹒跚着忍不住偷偷端了几次，也许，在母亲的眼里，这样欢聚一堂的时刻，心生欢喜的她觉得自己做什么都是应该的。

吃着母亲和二姐炒的菜，品着酒，在欢笑声中，我们彼此寒暄，把如歌往事轻轻诉说……